

骡子的品行

□蒋子龙



为了要看一通为一匹骡子立的碑,才上白石山的。在中国的诸多名山当中,也只有白石山,才有这样一块碑。正所谓“千金一骨死乃知,生前谁解怜神骏”。

又自己返回,驮上东西再度上山,一天不知要山上山下地往返多少次。

开发一座大山谈何容易,后来,骡子累得看见石头就跑。但是,你只要把石头放到它的背上,它就开始顺着山道往上走,你不让它停下歇一会儿,它就一直走,直到累死也不会停脚。常被称赞为“千里马”“老黄牛”的马和牛,则很少有累死的。它们一累,就不走了。

老祖宗在创造这个“骡”字的时候,似乎就决定了骡子的性格和命运。或者,老祖宗是根据骡子的性格和命运才创造了“骡”这个字。它就是受累的马,自然要比马和驴干更累的活。据《齐民要术》记载:“以马覆驴,所生骡者,形容壮大,弥复胜马。”

开发白石山时的这匹骡子,每天从早到晚,山上山下,不断往返,蹄如踏铁,熬走韵味,不知道歇脚,不知道偷懒,终疲累而亡。开山的人感念这匹骡子,便立了这一通石碑。

之所以对白石山的“骡碑”感兴趣,是因为我对骡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当年,我家就有一匹大青骡子,小小年纪的我,也能感觉到父亲与大哥对那匹骡子的钟爱。每当下地或要干重活前,大哥总会给骡子加小灶,抓一把黑豆放到它嘴边,看着它香甜地咀嚼,轻抚它的脸和它光滑的皮毛。干重活儿、驮重东西,都是大青骡子的事儿。有时,它还可替牛驾辕……在战争时期,那匹骡子被强行征走,父亲险些急疯了。

大半生来,凡听到有人说“是骡子是马,拉出来遛遛”,便甚不以为然,这话里暗含着一种对骡子的蔑视。你有本事尽可自我炫耀,但不要糟践骡子。马和骡子各有所长,“遛遛”也要看怎么个遛法。倘是负重、历险、长途跋涉,再好的马匹,也没法跟骡子比。

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这样注释骡子:“耳长,颈短,腰部坚实有力。”“生命力和抗病力强,饲料利用率高,体质结实,肢体强健,富持久力,易于驾驭,主供使役,役用价值高于马、驴。”因此,许多务实的农民,也会想办法得到一匹扎实、能干的骡子。

骡子是那种忍辱负重、忠心耿耿、堪托生死的动物。现代人大都希望当“白马”,后边还要加上“王子”二字。即便是驴,因名吃“驴肉火烧”也颇受人们青睐。殊不知,娱乐时代、享乐社会,最缺少的就是骡子的品行了。

时间早埋好伏笔

□甫跃辉

在相册里翻找我跟奶奶的最后一张合影,拍摄于2021年2月10日。但我偶然发现,这并不是我给奶奶拍的最后一张照片。

我给奶奶拍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这半个月后,2月27日那天。那第二天要去昆明,然后回上海,我决定带爸妈去昆明住一夜,看看海鸥,到处逛逛。我们将奶奶托付给邻居照顾一天。我们自然没跟奶奶讲这些事,讲了她也不会明白。

我拿了水果去看奶奶,告诉她,我要走了。后面的对话,记得不是很清楚了。我想她一定问我,什么时候再回来?我也一定模糊地回答,过阵子就回来。或者回答,过年就回来。我把水果塞到她手里,她用几乎看不见的眼睛看一看,用长满老人斑的手慢慢抚摸着,说了什么呢?如果没有这张照片,我一定记不得了。这照片确定无疑将这一刻记录下来了,奶奶手上,是两个表皮有些乌暗的渍梨。奶奶用两手抚摸了一阵手中浑圆的凉津津的东西,定然会笑咪咪地说,是渍梨!

——在我小时候,奶奶给我做过渍梨。将梨洗净,满满当地塞进装满水的大肚子粗陶罐里,不消几日,就可以吃了,有点儿酸,有点儿涩,更有点儿甜,太阳下看,肉质半透明,是我们漫长夏日里的美好期待。

回到这最后一张照片,奶奶微微笑着,右手攥着的梨啃了一半,左手握着的梨仍完好无缺,她一面用仅剩的二三颗牙齿对付右手中的梨,一面伸出左手,将那完好的梨递给我。我没接,我当时应该说了一些推让的话,比如家里还有呢,这是给你吃的。奶奶一定会跟我确认,家里还有啊?一年多后,当这张照片忽然出现在手机屏幕上,我是多想接过这隔着茫茫生死递过来的梨啊。

时间早埋好伏笔,只等着我们走到那一刻,恍然大悟,于事无补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lswbscgh@sina.com联系

大家微语

●能看到白天的月亮的机会并不多,白月一般只会出现在早上,而且还需天空足够晴朗才行。

●我曾在黄山的光明顶上看过一次白月。当天早上,我看完日出后,觉得再也没有比日出更令人

白月

□牧徐徐

惊喜的了。但转身抬头一看,我惊住了:一轮白亮的圆月,正浮在西边蔚蓝色的天空中。与夜晚的月亮不同,它亮得没那么明显,却又恰到好处,如同白色的盘子镶嵌在巨大的蓝布上。更妙的是,它并不突兀。相反,它与远山、诸峰、叠峰、云海、翠松相映成趣,共同构成一幅绝美的画面。

●我还曾在清晨的淮河边看到过白月,那是一轮半月,月下是缓缓流淌的白花花的淮河水。那白月,既挂在蒙蒙亮的天空中,又升在青绿的柳枝头上,还陪在一群正在吃草的羊儿们身边。

谈天说地

春天里的第一棵艾草

□高明昌

在老家,我喜欢出门走走,看看草,看看树,看看庄稼,看看河流,感觉一切都在变化,连黄黑的泥土也是,每一块细小的皱褶里都藏着陌生,也藏着新生。

我在河边看到了一棵艾草。艾草刚长出地面,两片叶子碧绿生青,透着婴儿的气息,我连碰都不敢碰,虽说岁月让艾草也碰着了春意,但夏天还没有到。我问母亲,这样早长出来的艾草能活吗?母亲说,你也是早几天养出来的。

老家的艾草是母亲的最爱。在母亲的心里,艾草的用途最大。艾草长到一尺高,母亲将艾草的头摘下来,去做汤圆的馅。八九月里割下艾草,将艾草的秆枝晒干后,煎成汤,用汤水熏脚。母亲说她的腰疼病就是熏脚熏好的。母亲亲身体验后,叫我们也试试,我们试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效果确实灵验。就此,艾草在我们眼里成了仙草。如今一见艾草,自是喜天欢地,相告给家人。二妹听了后说给艾草搭个架子,一来提醒路人,别摘艾草,二来遮风挡雨,让艾草顺利生长。

母亲说不需要的,我觉得也是,艾草长在野外,日晒雨淋,霜打冰压的日子滋长了野性,生命力自是不同于家种的艾草。再说这艾草有它自己生长的方向和方法,与深耕细作的蔬

菜不一样,更多的时候,艾草就长在河滩上,长在沟渠边,长在瓦砾中,长在墙角口,长在宅后屋檐下。那些野草不愿意生长的最贫瘠的地方,艾草从不嫌弃。在艾草的成长过程里,生活艰难是常态,但绝对不缺随性与自由。

天地间的的事情都有个引子,我想起了去年的艾草。去年的艾草长得最好看的当数老屋后面檐下的艾草。它们几十株并排而立,直挺挺地立在面前;它们都有齐人高的长短,都是竹筷般的粗细。这里的土地板结、坚硬,地力极差,而且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。艾草靠什么生长?我想了半天,最后结论是,夏天一到节气到,空气里都是节气的气息,即使阳光照不到,空气里满是夏天的营养与味道。艾草索要很少,有一片立足的土地,有一点新鲜的空气即可。

看着这样的艾草,心里想,艾草里面也有强者。

艾草确实是强者。先说艾草的头。母亲说新长大的艾草,至少让人摘过四五次的头,每一次摘过后,隔了半月又长出新头,照样嫩生,照样长高,照样清香,从不弯转瘦长的身躯,从不低下向上的头颅。母亲告诉我,艾草多的地方,臭虫百脚也不愿意来。在我们乡下,夏日的夜晚,都去场外地吃饭,那个时候蚊

子像战斗机集群而来,烧一把艾草,再用暗火慢慢地熏着,撑着不走想喝人血的死硬蚊子必然死光光,而那些见危险就躲怕死的蚊子,分分秒秒不停留。艾草也没有抗药性,熏一次成一次。

所有的艾草,到了大热天,一直被我们用镰刀割得一棵也不剩。割好后,把它们晒在太阳底下,晒成了干。我们就将艾草拗断后团起来,做成一个个粽子般长短大小的团团,一个团团一个团团地放入尼龙袋,再扎紧,由母亲藏着。冬天一到,谁需要了谁对母亲说,母亲就去拿出来给谁几个团团。生活中的母亲多了一个爱她儿女的内容,当是乐此不疲,给艾草时,母亲总是一脸笑意,一脸得意。

我们全家都知道:夏天一到艾草就会长出来这个事实,但没有讨论过艾草从哪里来的问题,更没有考虑过艾草留种的办法。到今天,我觉得应该是想一想了,艾草年年长,种子哪里来?母亲对我说,只要等到艾草老了以后去割,那么艾草生长过的那块土地,艾草被人带回来时经过的地方,艾草就能长出来,艾草会在一路上留下一粒粒的种子,它们用不着人的伺候。

艾草的生死轮回自由、神速、大度、高效,我十分敬仰。